弘光實錄鈔

弘光實錄抄卷三

古藏室史臣黄宗羲撰

冬十月乙卯朔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挂鎮徐將軍印總兵陳璘駐防九江

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以給事中陸朗御史黄耳鼎例轉奉旨陸朗留用石麒奏朗催餉入浙嚇詐逼辱挾妓西湖臣以公邪勿貳毅然出之豈知狡兔之窟專尚交通不可復動也噫今之交通何獨一朗江陰知縣李令皙身未入都已有中貴為之求考吏部中城兵馬朱揚先甫形奇疏即有中貴為之求考選則皆如朗輩在中為之闢輿突而鑿混沌也語云宫中

府中相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今臣部博采輿論以上而異同之端每見　皇上獨不念此初奠之神京元氣幾堪琢削也耳鼎奏家臣為吳昌時之黨臣曾叅昌時宜乎家臣之恨臣也石麒奏耳鼎規避年例借叅吳昌時一疏為護身符夫耳鼎之年例為賄薦貪令郝明徽也發之于巡方聞之于通國此豈昌時餘党謀害所致乎臣久在山中不知耳鼎奉秦差時在去歲冬月也此時入秦無路入燕亦無路乎自南入北自北至南者三月初十以前趾相錯也耳鼎奉　先帝之命而出自宜報先帝之命而歸若冬底春初入都明告先帝以不得入秦之故宜亟名吳三桂王永吉諸督鎮翠固神京則寇騎胡得長驅至此一

人不識九廟頭隙臣不能申明討賊之義而僅發貪吏之私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乎得無罪馬耳鼎又奏石麒殺陳新甲以敗款局逢馬士英之意欲借石麒以為款地石麒奏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庭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為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臣請先言款事始末我國家自有□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啟二年本兵張鶴鳴獻于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私獻廣寧化貞逃而款議敗其次則崇禎袁崇煥遣喇嘛僧□□因以議款不成而崇煥忝位　先帝初立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殺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勿之許遂嫉

口闌入脅款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忽渝盟夜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頗精強邊備未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于邊歲久戎叛帥譬譬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多與□購𢽾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會□亦內寇于是再以款事聞　先帝命偵□情竟嫚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陳新甲主款也新甲令名石鳳臺與□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困口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催戰欲乘閒殺承疇脅款此即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高杏城死守若麒

計不成來月宵遁陷我六師傷輔謝陛見邊事大壞憶昔臣傳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尚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召新甲陛見切責良久陛曰果若得款款亦可恃議遂定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黠生與紹愉偕往瀋州議款四五月歸得嫚書 先帝知為所紿大恨而款事又敗盡自辛巳張若麒倡進後舉 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悉歸埽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款事之成庶已稍有悶肩至天子新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直誡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來傳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釃酒張筵六十席酒燕□使□之長遣綱紀一美少年一老人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

之則云待□命及□□至義州首詰□長私與中國通擬
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貂愉等把頭匍匐
鼠歸恐後尚未望見□面今稱親到瀋陽不發夢中囈語
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以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
决不待時也先是四月六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
惡其辱傷國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
不下忍于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并下
新甲于理時新甲金多党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
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縱副鎮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運歸
或言其陷遼陽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越旬日臣
同法司集都城隍廟新甲口供與所糾無以異臣于是引

失陷城寨律秋斬舊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
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疆邊即勿
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　先帝尚以秋
斬未蔽辜諭臣再議于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筞應因而
失誤軍機者斬斬律朝上午即會官取決煌煌天語而謂
臣殺之乎　先帝勵精明睿庶獄庶政無不親裁綸扉大
臣惴惴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
鼎視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
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耳鼎謂新甲敭
歷嚴疆饒有兵略洵如此自宜襲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
不然亦宜左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亡國破

城之報若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讎　皇上身嘗之痛也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皇上爲何如主而敢于憲　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脩德自強之實而專以款□爲事益□之祥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遺兵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幣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疑先帝以爲昏庸無道□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敝爲天下咲則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于地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鄙濉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

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邺
其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歆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
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有旨馳驛回籍石麒辭表臣三
朝遺耈二月試銓謨謀頗于病多志氣衰于遲暮意欲行
先帝之令甲而不明納鑿之方員力欲砥後進之狂瀾
而未察剛柔之進退似揚雄之老不曉事同季梁之少不
如人動與禍期海將咎併恭譏累至即慈母亦有疑投黷
黷復形雖明主必難曲貸瑕釁人積竄逐宜加蒙荷聖恩
察之與論獎以清鑒念此老成許乘傳以鳴騶立開籠而
放鳥使枯骸復上河東之壟已是重生俾寒淚不沾阮籍
之途尤爲異數此臣所拜稽恐後捐報靡從者也

庚申起解學龍為刑部尚書

起逆案楊維垣為通政司通政

錢謙益薦之也謙益為士英所脅不得已而出此維垣翻案疏曰舊輔韓爌再相毫無建明只造得一本不公不確之逆案而所欲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如寧錦之捷不敘經撫乃敘一巡關御史則洪如鍾豈非魏璫私人乎不入此案者以鍾曾薦首薦門户故也建璫祠各撫臣誰不被譴者張鳳翼豈非建祠于係定者乎而不亦不入案則以翼為爌同鄉故也即此兩端可謂此案之公且確乎案中真真附逆者實繁有徒然爌之意不在處彼多臣而在錮阮大鋮及臣等即後來踵述鑛意多方禁錮不休者亦非

忌憚多臣而在深忌大鉞及臣等其所以忌臣等者何也
皇考藩封既定後猶求多不止先已及皇考之母家次將
漸及皇考臣等獨乎心調護之若不知有黜斥事彼有破
綻則畏臣等指摘之彼有贓私則畏臣等點破之凡此皆
有利於君國而甚不利于徒黨故重重蒙蔽 先帝聖聰
處處阻撓 先帝不聖斷使 先帝不能自行一政用一
人時而保舉時而挨援時而特用亦明知諸黨人之不稱
任使而思有以矯之而適以遂其援引之私徒開仕路混
雜之漸所謂早見敢言之仕士已壯老老者死矣而天下
事從亦從此壞矣今其心猶未已也何以知之其言還說
舊時言其事還做舊時事如近之姜曰廣徐石麒是也臣

急乞 皇上將逆案重復審定確如彪虎輩則仍之其寃者則雪之寃而物故者則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等不惟雪之而且卹之其存者除已經疏薦外只有周昌晉徐復陽等隨雪之而隨用之而其不染此案而深知案之不確從公發憤者只有王永光唐世濟窜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等亦宜分別存殁卹之用之

上傳張捷吏部尚書

以丁魁楚總督兩廣以陳丹東代黃澍

大學士高弘圖罷

弘圖使燕事宜奏一 山林閒梓宮葬於田貴妃墳園此出

自逆寇意合于天壽山特立陵墓選日恭厝一分地割榆關外甌脫與之興若議關以内即華夷無復限界而山陵單弱將何以安一款賞俟三年匹馬不犯之犯後量增歲弊十分之三一國書或照夷俗稱可汗亦或稱全國主一使儀本朝使外夷具有成禮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也臣按此論可謂執古不知變通者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要亦非古風望氣之徒也

辛酉謚陳仁錫文莊張邦紀文愍

加巡撫湖廣何騰蛟兵部左侍郎

鳳陽地震

甲子謝三賓請卹其子于宣

三賓爲其子謀翰林以萬金齎之而行故于宣遂死于賊
于宣之喪歸三賓殺其同行者謝三賓以三賓隱其貨而
不能救之也于宣果瀕慨死節三賓何以出此其請䘏也
不謂之欺君而何
壬申起蔡奕琛爲吏部左侍郎
丁丑崇王移駐溫州
禮科給事中林冲霄叙寧紹道盧若騰平亂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奉化雪竇山胡乘龍作亂僞號大猛
改元宗貞謂于崇禎各去其頭剝其衣也若騰遂于二十一
日發兵圍雪竇擒之
馬士英上議開海禁稅珠池

令童生納貲免府縣試
士英議上等六兩中等三兩下等二兩
保國公朱國弼奏劾諸生沈壽民
壽民宣城人嘗與周鑣讀書茅山爲淸議所歸大鋮之住
南京也怡引失職之士出其門下流言造事熒惑聽聞如
蝗蝻錄等書編復社士人姓名謂東林衣鉢壽民以保
舉入都上言豈芑之議論有于大鋮大鋮啣之刺骨至是
授意國弼言從賊陳名夏逃匿沈壽民之家方名捕之而
壽民已變姓名入金華山中
十一月乙酉朔起孫嘉績爲九江監軍僉事
僉事之補例不得書此曷以書以嘉績而書也

以朱繼祚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繼祚嘗纂脩三朝要典

以李永茂巡撫南贛

加沈廷揚光祿少卿管餉務

丙戌補謚翰林沈懋學文節焦竑文端

總兵方國安入衛隸閹人高起潛營

　國安隨左良玉援勦多年至是有隙竟拔營東下馬士英

　深忌良玉故收其叛人以自衛國安亦甚德之其後士英

　入浙依國安以居而江東問罪之機遂無及之者矣

以張鳳翔為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

桂王常瀛薨

鳳陽大

丁亥叅將張　上言黃河決河事

有旨黃河倡決河之議使汴百萬生靈皆殞罪在萬世侯

楚事勘結再奪初黃河為汴理闖賊圍之上下固守已而

河決官府人民具舟星散開封化為澤國　先帝猶奬河

守汴之功不知河避逃之名使人私決之也

壬辰張鳳翔以兵部尚書巡撫蘇松盧若騰巡撫鳳陽

起逆案盧大復為台兵道

丁酉以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

庚子收米大典募兵入京營

大典以漕撫坐贓北變既開劉宗周熊汝霖馮元飈與大

典皆會于杭宗周命其募兵勤王用贖前罪大典得兵三千引之至家宰徐石麒推以豫督而遂奉嚴旨于是大典結援士英始收其兵

甲辰逮叛帥丘磊

有旨山東總兵丘磊靡餉二十萬逗留觀望志圖不軌既已就擒法司究擬

乙巳巡撫蘇松都御史祁彪佳罷

丙午謚死事吳阿衡忠毅

丁未賜宴巡按御史彭遇颸

馬士英以航海張本托遇颸而遇颸至浙激變于民故不終其事

以何騰蛟為川湖總督代楊鶚
升鄖陽兵道髙斗樞為湖廣廵撫
戊申淮安地震
己酉魯王駐蹕台州
追上景皇帝生母吳賢妃謚曰孝翼温淑惠慎慈仁匡天錫
聖皇太后
補謚孝康皇帝之子允熥吳悼王允熥衡愍王允熞徐哀
王恵宗之子文奎恭愍皇太子文圭原懐王
十二月乙卯朔黄斌卿改駐池州鄭鴻逵改駐京口
椎酤
大學士史可法痛憤上陳偏安必不可侍

疏曰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困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屢得北來塘報皆言□久南窺盡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聞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于□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亦公然以逆之一字加之于南是和議斷斷難成也 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賊 恭皇帝亦崩于賊此千古以來有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腦胸

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頗可樸置　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録臣于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為删去除不意頒分發之時仍復開載閩□□見此亦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蔭爵等常名器濫觴于斯為極今宜以爵賞專待戰功錢糧盡濟軍需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煩費一切報罷盖賊一日不滅□一日不歸即有宫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稂□窺伺所在也

壬戌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

楊維垣奏張差梃擊一案誰不知其瘋顛而必欲强坐為

刺客倘差為刺客則 皇考母家必枉受主使之誅而彼
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 光廟既不逐友于之愛而
神祖亦且被溺惑之名首此難者一貧酷之王之寀耳只
圖博之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無一可者李可灼
紅丸一案平心論之亦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之為行鴆
倘此藥為鴆則 光廟不得考終 熹宗不能正始不但
彼時首輔方從哲不能謝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劉
一燝亦不宜得謚而 先帝亦久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
者一事後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
子君臣無一可者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止送往事
居之常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以為非謗此謗不足以

見吾功然致　光廟不能係其巾櫛　熹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沖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嬪而歸之妖淫于外事之客氏首此難者為一小臣楊漣耳只圖遂王安專擅之私為輦小臾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母子無一可者夫此等害忠傷孝之事人人知之第人人不敢議之大臣不附此則不能係其崇階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于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護身之符狍賢者不附此則亦不能尋題目做文章首此難者為楚要典之劉鴻訓考實錄之文震孟耳亦以圖快驅除異己之私為迎合時局之助而使累朝倫理治道人才事功無一可者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頒天下之不容緩也遠以白累朝之疑近以

雪　皇考之恨前以終思廟之志後以昭萬代之事史一事而四善備焉迺南侯左良玉諫要典毀自　先帝不宜重頒有旨要典一書係朕家事當存實錄列聖父子兄弟叔姪之間數十年來并無絲毫間言不知當日諸臣何故借端誣搆卿一細閱亦當為朕倍增悲憤

以劉定策晉誠意伯劉孔炤東平伯劉澤清為侯

下部恤翰林簡討胡守恒

守恒字見可舒城人流賊攻舒以鄉官守城被害

丙寅陳洪範使北回召對

洪範奏八月十五日至黃河二十一日至宿遷九月十八日至德州東撫方大猷傳攝政令旨來使只許百人進京

朝見臣與左懋第商確相見之禮懋第出閣議以抗節爲不辱命又議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幣不得擅過十萬時第知吳三桂借兵破賊而來未知其勢之不同也二十六日天津巡撫駱養性來至靜海將臣等所携官丁自百人外其餘安置古寺使人監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臣等遣叅將王廷翰贊畫生員王言齎名帖往投内院馮銓等辭色倨厲却帖不收十月初五日至張家灣因遣攝政啓三使奉御書禮幣而來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即入之禮初十日禮部又竒庫來迎十二日鼓吹前導御書從正陽門入使臣隨之至鴻臚寺中關防甚嚴寺内不容擧火飲食傳送官丁飢寒殊苦十三日禮部至寺索御書臣等執禮

須迎其入禮部不領而去十四日内院剛林榜什率十餘人俱夸服佩刀直登寺堂踞椅上坐通事畢令指地上令臣等坐于左臣等取椅對坐曰我國為明朝破賊報仇江南不發兵便立皇帝何也臣等曰　今上乃神宗嫡宗先帝之既崩倫序相應立之詎曰不宜林曰崇禎皇帝有遺詔否臣等曰　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變臣民戴擁告于　高皇帝之陵而立之安事遺詔林曰崇禎皇帝死時江南臣子何為不來救援臣等曰南北路地隔三千里諸臣聞變亟整兵馬北來而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故先遣講使臣講好謝德耳時左懋第斬焉衰絰林曰指而謂曰汝服孝便是忠臣臣曰左部院之服母喪也林

曰汝等何在今日却来懋第曰　先帝遭變之時吾往江南發兵陳総鎮馬太僕尚在林下林曰汝發兵曽殺得賊否懋第曰吾奉命叻勦賊獻彼時闖賊未曽敢犯上江林曰無多言吾國不日發兵即下江南懋第曰江南尚大約兵馬尚多亦未可輕言下也臣曰使臣數千里来通好致謝何必兵以兵威相嚇果要用兵豈能阻得但恐有碍攝政王報仇破敵之初意耳林不荅而出十五日内院户部入寺同收銀幣銀十萬兩金一千兩之外尚有銀餘鞘輒起擡奪臣等云銀一萬兩緞二千疋留賜吴三桂者諸口亦竟馱負去二十六日剛林至寺以行期告臣等曰三使奉命而来一致謝貴國一致告祖陵一改葬　先帝使臣

尚欲一至昌平林不聽臣等曰果不容住願留三千金委官督工可也亦堅執不從出橄一通當堂朗誦臣等坐而聽之臣曰使臣講好而來不得講而去可乎林曰果欲講好河上亦可江上亦可二十七日□官二人帶兵二百押送出城防守益嚴二十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設位遙祭而哭之十月一月初四日過滄洲十里忽有洟丁五六十騎追回左懋第馬紹愉臣問何故云二人留此放汝一人回南報大兵即下夷丁立擁二使不容一語而北十六日過濟甯二十日□兵乃回臣前兩奉召對天語丁寧思得一當以報 陛下而事勢如此□已據都稱號自燕至齊分兵列守而議者欲以十萬歲幣

出之關外豈可得乎且其言曰我朝得自流賊不自明朝使臣雖辨若儀秦安能强之受我戎索乎□之猜忌特甚駱養性與臣片語諜者馳報即削職逮問陷北諸臣吳三桂祖大壽等咸杜門結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獻媚者惟以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為容悅臣又豈得以隻字相聞于吳三桂乎相傳□即位之詔內有明朝諸陵不許傷毀仍撥內員看守而陵旁樹木剪伐已多紫氣猶葱松楸非昔臣之痛心者一也賊奉　先帝梓宮厝于田園　皇上勑臣等同舊輔謝陞共議奠安今陞已在□庭□復不容改葬　先帝聖明英烈而馬鬣未封臣之痛心者二也臣徧訪北來諸人僉謂流賊闖□兵將至先幾皇太子挾

二王于馬上偕行迎戰永平失利二王隨即亦受害受害之地方近無實報今僅存公主　先帝斷其一手養在周皇親家臣之痛心者三也

馬士英加少師

北兵自孟縣渡河

史可法奏我于□所隔者一河耳□處處可渡我處處宜守河長二千餘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固也故興平伯高傑欲自赴開雒而以靖南侯廣昌伯之兵馬守邳徐久知□之乘瑕必在開雒無如各鎮之不相應何今□已渡河則長驅而東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南較禦之河北艱難百倍矣

庚午使西人畢方濟通南洋船

下部恤死事御史魏景琦

起御史林汝翥為臨海道

起用逆案周昌晉　陳爾翼徐復陽逆党袁弘勳水佳亂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

乙未以蔡奕琛為東閣大學士

召對阮大鋮馬士英賜大鋮蟒衣一襲銀千兩

用保國公朱國弼言以從賊案不結革刑部尚書解學龍職

丙申起葉廷秀光禄寺少卿

廷秀奉旨補都察院堂上官終以非其類抑授

馬思理起升添設左通政
起唐世濟爲右都御史
総兵卜從善比例自請封爵
許定國殺高傑
定國扎營睢州傑欲併之宋游擊往來其營數言定國易
圖十一日傑以二千騎率前三營胡郭等鎮至睢州五里
廟定國出迎傑與之揖于廟中傑入城二千騎隨之前三
營留城外是日定國讌傑營將勸其不往傑曰定國老奴
子耳何多慮也明日傑請定國傑言人言甚仁訛貴鎮不
宜往住睢定國云爲國防河何訛之有傑云貴鎮離此則
人言自息若歸閣部歸淮藩亦惟所擇吾爲貴鎮先之定

國云豈有近舍明公遠擇所歸哉傑云果欲歸我則任子於揚州或泗洲即在明日定國以妻病請緩其期傑曰齷齪齷齪大夫行止而由于婦人不如為子殺之當償汝以美人也定國請十六日傑遂允之當傑與定國之飲也定國使其姪許四設酒于外以飲傑之内司各將皆酣甚夜半定國既出使其長鎗手圍傑傑提刀出砍二人長鎗手攢聚殺之前三營鬨亂攻入甕城西為長鎗手逐出十三日前三營攻城不克是夜定國出走西門而傑騎兵二千之在城中者為定國所殺逃者二三百耳前三營驟至徐州搶掠史可法撫之隨舉後五營總兵李本身統傑之兵

庚子叙殿工

劉孔炤訐御史王孫蕃不與定策

孫蕃自陳孔炤至其榻前吝商定策孔炤以士不可以無

耻訐其妄奏

己故逆桊徐景濂子乙恤從之

逆桊潘汝禎偽為民本陳辯

有旨建祠會稿潘汝禎見有題疏豈得委之前任張選等

何故于十七年之後始行陳辯

辛丑陳弘範回籍

弘範北使回云黄得功劉良佐二心于□兵科　言其

果有此情方且秘之惟恐不謹肯以其情輸我乎又况追

遠左馬獨放洪範史為反間其理甚明

以瞿式耜巡撫廣西

壬子以劉若金總督湖廣

使閹人龐天壽管兩廣珠池

復己故逆案張汝霖李思官誠官

二月甲寅朔湖廣巡撫改用王驥

路叩二賊久困鄖陽道臣高斗樞　先帝用為秦撫至是

用為楚撫皆不得達厺年十二月用計反間二賊相併路

賊殺死叩叩賊退回襄陽鄖圍始解是時南都猶斷聲息故

改用王驥

謚桂王曰端

丙辰復逆案吴孔嘉官

戎政尚書張國維告假回籍以李希沆署戎政事

丁巳户科給事吳适駁忻城伯趙之龍薦用逆案陳爾翼

臣入垣看詳內勳臣龍趙之龍薦用人才一疏內有陳爾翼者祭係欽定逆案中人簡閱原案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等語又薦崔呈秀為本兵以為逆蹟昭然非若他人可以影響辨釋也因與同官張希夏面相參閱謂不可不駁以正告之不意勳臣復出一疏期必用而後已何其不諳職掌而為是喋喋者乎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對駁之責未聞以勳臣參之也以謟魏逆者為公道將魏逆在今日應昭雪而後可以薦舉崔逆者為公道將崔逆在今日在應推用而後可吏科參看得陳爾翼徐復陽同逆案

中人復陽二疏護諫書正爾翼頌魏蒋亶崔兩人罪款有

據不應來時詭脱

乙未以高倬為刑部尚書

魏國公徐弘基卒謚壯武

贈死難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逢吉太僕寺丞

加阮大鋮兵部尚書

黄得功劉澤清攻高營欲併之

傑既死兩鎮欲分其兵得功令四營總兵往揚州追取高

兵澤清親至儀發令箭于新城地方擒髙兵營頭目五人

有旨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黄得功若向揚州既離汎

地狡□乘隙渡河罪將誰任朕于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

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輕舉致悞國事史可法則以李本身代傑而傑妻邢氏又紛訴不已雖仍以高元爵統之而別屬者多矣

癸亥除朱大典兵部左侍郎

甲子謚　皇太子獻愍永王悼定王哀

乙丑以衛亂文總督髙營兵將

遣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黄道周祭告禹陵

初道周不欲出山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立潞王乎乃就召然士英故未嘗用道周第以虛名羈絡之

己巳下部恤死難闖永傑彭文炳

錄遜國方孝孺後樹節為五經博士
禮部尚書顧錫疇致仕以錢謙益代之
庚午懷遠侯常延齡解任
勳臣之中惟延陵骨骾不為士英所用大鋮之起具疏爭
之每論必多不合故解任而去
辛未以逆案楊維垣為左副都御史
復先帝罪閹王裕民劉元斌官各廕弟姪
下蘇松死難王鍾彦宋天顯施溥祭葬
謚死事武臣劉源清武節
癸酉逆黨袁弘勳為大理寺左寺丞
闖賊敗于西安

北兵敗之也賊盡撤承德荊襄之兵援救西安又敗于是從樊城浮橋渡河至襄陽收拾兵馬水陸并下武昌分為三道一道從江走隨州棗陽一道走荊門一道水路走漢口

甲戌欽天監奏日月赤色太甚

丙子蔡奕琛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北兵至宿遷

逆黨袁弘勳追理要典

弘勳受徐大化指使于崇禎元年劾孫慎行韓爌劉鴻訓荐孫之獬徐紹吉閻鳴泰撒潑無賴其疏皆懷挾舉人部喻義所為弘勳實愚不解事此疏之後至弘光帝將逃之

際猶不知顧何人手筆信信不已直可供一笑而已

左良玉復雲夢縣

己卯張承恩襲惠安伯

沈宸荃爲蘇松道

庚辰改謚先帝毅宗烈皇帝先后周氏孝節烈皇后

廷臣以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此爲天下謚而以加之先

帝守死社稷之主非臣子所安士英不可特疏申明有旨

廟號思宗係卿恭擬考據典則各極殷徽隆不必改已而

知北亦謚思于是改定以循實錄

補謚史臣顧起元文莊

追封福府郡王由榘穎王謚曰冲

從逆賊案一等應磔十一人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二等應斬秋決四人光時亨鞏焴周鍾方允昌三等應絞議贖七人陳名夏楊枝起王承夏原毓宗何亂光廖國遴項煜四等應戍議贖十五人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陳羽白裴希度申芝芳劉大鞏郭萬象金汝礪吳達源黃述祖王秉鑑張茂素五等應徒議贖九人宋學顯沈之龍繆沅呂兆龍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六等應杖議贖八人潘同春王子曜周壽向明向列星李棡徐家麟吳泰來張琦陷北庭俟後定奪二十八人何福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余必泓劉漢儒薛所

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內缺九人）另議二十
七人翁元益魯與郭元吳爾壎史可程左懋泰王自超白胤
謙龔相熙王皋梁清標楊棲鶚李綸化張元琳呂崇烈侯佐
吳之瑞郭明奎姬坤朱國奇許作梅胡顯趙煜吳嵩元劉廷
琮朱積王之牧奉旨錄用十一人張縉彥時敏衛胤文蘇京
韓四維黃國瑞施鳳儀龔彝姜荃張正彥顧大成
議懿安皇后張氏謚
癸未戮妖僧于市
先是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漢西門外自冒先帝緝獲至
戎政衙門供名大悲其初意不過借以動衆不虞見獲
而馬士英遂授以意將一網以盡其不便者書數十姓名

令其出之袖中言錢謙益使我來此戶部申紹芳及謙益

等皆上章自理有解之者不竟其事

弘光實錄鈔卷三終

弘光實錄抄卷四

古藏室史臣黃宗羲撰

三月甲申朔虞廷陛補吏科左給事

禮部印被盜

辛卯馬士英晉太保王鐸晉少傅

改鑄印信不稱南京

甲午使閹人喬尚監兩淮鹽課

丙申會審太子真偽

先是正月內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一奴穆虎自北至同一

少年來謂夢箕曰此　先帝東宮也夢箕留之不肯即令

虎伴之至浙頃之夢箕以聞于帝　使閹人馬進朝追之

得于湯溪上召國公朱國弼侯柳祚昌鄧文虎劉孔炤伯趙之龍焦夢熊常應俊駙馬都尉齊贊元閣臣馬士英王鐸蔡奕琛翰林劉正宗李景濂張居中中書吳國鼎至武英殿謂曰有稚子自稱皇太子内臣李承芳盧九德審視回奏皆云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卿等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講讀官前去辨其真偽馬士英奏原任翰林方拱乾辨事東宮臣名而問之據云方拱乾所稱東宮脣頰頎秀口濶面圓方目大而圓身不甚高最為認識又司業李景濂翰林劉正宗皆係講官如真則不惟三臣識東宮東宮亦識三臣不則兩不相認矣趙之龍朱國弼皆云曾見東宮己而拱乾景濂正宗之龍國弼回奏皆曰偽而大學士

王鐸自云在東宮侍班三載識認極真尤言其僞上特稱
之云具見忠誠大節于是下法司錦衣衛研究造謀根底
并收高夢箕穆虎又出太子伴讀太監丘志忠認之痛哭
而証其非是于是刑部尚書高倬錦衣衛馮可宗皆上爰
書云審得王之明供稱年十八歲三月十六日生係定高
陽縣人伯祖王昺尚　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純嫡母劉
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與舉人張廷祿子問
成齊駙馬之叔行四者同陳洪範自南而北故住明之明
之屋語以南方樂土之明買驢一頭隨王元出行走至山
東王元逃失避逅穆虎及長班張應達生員劉承裕遂結
伴同行虎張應達脅之明冒稱皇太子至南京留夢箕家

四日隨送湯溪潛住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內監教之明皇后是周東宮是田西宮是袁又與一單細註歷代祖宗各省藩府令之明牢記又訊方講官汝何職故識之之明供有人語我多鬚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會看得王之明即漢史所云夏陽男子假冒太子之故智也又傳各省提塘官應天士民共入審視即以審詞刊刻頒行天下然天下之人無不愈疑即閭巷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拱乾王鐸之肉靖南侯黃得功奏是非真假日久自明此特惟以多方保護庶幾天下共見其無萬一少有瞻顧之心卒逢霧露病死即真奸偽天下亦疑為東宮矣蓋原在東宮諸臣即明白認識者亦不敢矢口自取殺身之禍則東宮諸

臣之言其不足取信於天下亦明矣湖廣總督何騰蛟應安江楚總督袁繼咸寧南侯左良玉皆上疏與廷議相抗而騰蛟良玉疏內傳聞自吳三桂史可法送來于是士英逼可泓上疏用釋天下之疑可泓奏先是傳言太子為賊所害至今年二月初五日使臣左懋第馬紹愉抄傳攝政王告示一紙云有妄人自稱明朝皇太子徑往皇親周奎家探問懷宗公主遠望未詳蒙面而哭及詳審面貌全然不是袁貴妃及宮女秦柏壽等皆不相認據假太子口稱從來未落賊手流亡在外至今方出有禮部郎中黃熙亂朱國詔曾與太子同出亦不相認故將周奎發刑部審問養魚太監常進節羽林前衛指揮李時印說太子是真典

樂太監　應庚說太子是假應庚逆犯衆怒聚而毆之太監孫雄不敢言假然而實非真也為此合行曉諭若太子避跡民間即来投見以便恩養等因隨將妄人下之刑部此左懋第等書可據也三月中自北來者云攝政將太子諸人皆殺死百姓不平集内院之前而噪攝政又將謝陞殺死以謝百姓其在刑部之假太子已勒死矣都人言及無不哀慟天　即侍太子至優不過假以空名給以廪食耳況貴妃公主見在一時相隨之諸璫環列以此而假冒雖至愚者不為況周奎公主一見即相抱而後哭後有怵以利害者不乃不敢認京城百姓環聚其門而辱詈之谷官出認太子者多被殺而不悔由此觀之是皇太子不死

于賊誠死于□矣北方之太子方殺而南方之太子又來此理與事之必無者也然天下之疑終不可解而中朝亦有所忌憚不敢加害左良玉遂以興晉陽之甲及帝出走南中士民相聚而出之于獄即位一日北兵乃入臣按王之明招辭之明在北北有盧有僕其家頗亦溫飽何故棄之而出此可疑者一也小內監所知亦不過三宮之姓氏大內之門戶耳至于歷代祖宗各省藩府名分支派頗非所悉若當特反覆徵詰之明有一言之誤則暴之于丹書矣此可疑二矣者也當特所識者不僅一方拱乾今皆隱而不書即拱乾之識此可疑者三也若真太子在北是時北將南伐必挾予太子以正江左之罪而肯草率殺之乎則北

之以假而殺之無疑矣也臣嘗聞之太宰徐石麒曰魯審之時太子謂一內侍曰某年某月帝嘗進一扇求書吾為若書之頌憶此事否然則爰書之不出自太子明矣

丁酉以耿廷籙巡撫四川

定兵額

京營　萬神武營五千四鎮每鎮三萬安慶陸兵一萬水兵五千應撫三千總兵五　淮撫一萬五千鳳督一萬京口一萬八千蕪采水營一萬徐鎮四千每名給銀餉二十兩

己亥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廣昌靖南各軍

北兵至河南

許定國降北封爲寧南王

庚子長安門獲一妄人

錦衣衛馮可宗奏妄人白應元病瘋闌入遞回原籍

甲辰河南歸德陷巡按監察御史凌駉死之

駉字龍翰歙縣人癸未進士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北兵下令御史不降者城屠于是官將吏民強駉納降北兵處之空館駉寫書惟顧貴國尚存初志永敵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上凌御史即昔日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自縊其姪潤生亦從死贈兵部左侍郎潤生贈御史

辛亥寧南侯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

良玉檄 先帝升遐海内失望訟獄謳歌咸思太子

幸返馭南都不意權奸謀逆挾下錦衣本藩奉太子密旨
率師赴救凡有血氣當念同仇翹望義共清大難速建補
浴天浴日之績毋蹈失時後至之殃上密諭兵部閣良玉
被闖賊所敗殘兵犯闕部該部即傳督輔史可法督撫朱
大典張鳳翔張秉貞嚮昭王驥田仰靖南侯黃得功東平
侯劉澤清廣昌伯劉孔炤良佐撫江劉孔炤忻城伯趙之
龍總鎮楊振芳宗方安國黃蜚鄭彩王斌卿鄭鴻逵卜從
善杜弘域張鵬翼監軍楊卓然楊文驄同心合力為朕堵
劉如充元兇奠安社稷爵為上公與國咸休良玉之下維
清君側為名而其武昌也敗于　人馬既多損失部曲亦
多叛之而公者四月初二日至九江遂鬱鬱而死其子夢

庚統其兵初七日下安慶隨攻池州為黄得功擊退北兵逼維揚夢庚遂降
夏四月癸丑朔贈高傑太子太保其子元爵襲封
錦衣衛馮可宗秉筆太監屈尚志會審假后童氏
先是帝在藩邸有賣妾童氏與其女出入府中帝與其女私闘帝即位自稱為后民間亦以后目之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稱臣而謁見其應對瞻敏亦遂心折與巡撫越其杰送至南京而太后不容其入有旨朕元配黄氏先朝冊封不幸天逝繼配李氏殉難俱已追封后詔諭天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躬結髮即遵旨嚴刑究問来歷并主使撥置之人三月二十八日童氏墮胎中報帝益恥之

以潛夫私謁妖婦無人臣禮逮問

安遠侯柳祚昌叅北洋副總兵張名振

叅其貪狡北京指官局詐曾經樞臣陳新甲枷責示衆

甲寅以總兵李本身提督髙營

馬士英上疏自罪

疏云闖賊尚未知何往聞九江將士家眷皆已登舟事急

則闖逍走南昌矣歸德之賊未知竄到何處據報王之綱

李仲興楊承祖皆已逃回揚州李成棟已于徐州城外扎

營家眷俱登舟淮徐道家眷亦寮登舟矣東平侯劉澤清

有書與臣言江北文武將士吏熟計北警則相從入海是

今日防河之勝著已豫備走海之上計也廣昌伯劉良佐

亦有書與臣言諸臣將豫計□若東來則入海者入海渡江者渡江獨本藩孫軍當道無可退步至于騙官騙餉不能進前一步王燮王爍越其杰等不可勝誅也

庚申劉孔炤加太傅

卯己故逆案并其党入

劉廷元呂純如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徐紹吉章光岳徐景濂俱贈廕祭葬與謚徐大化范世濟淮贈廕祭葬徐揚光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准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准復原官

癸亥調靖南侯黃得功渡江入池以禦左兵

丙寅棄光特亨周鍾武愫于市

上傳時亨因李明睿不同聲氣力阻南遷使先帝夫妻父子無一生全妖訛假冒煩興疊見向使先帝無恙朕安守藩服何致日來紛紜周鍾以詞臣降賊仍敢無禮先帝武儔受賊偽命為賊任使牌示有據三犯即照原擬罪名會官處決其餘擬斬的都饒死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充軍擬絞的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軍罪以下為民永不敘用該部仍將各犯姓名刊刻成案

勅禮部郎中周鑣武德道雷縯祚自盡

上傳二犯結黨亂政罪已當誅乘國家多難招引外兵別圖擁戴紊亂天朝流毒搆釁法應赤族姑念所謀不成已經大赦獄中勅令自盡

鑣字仲馭金壇人戊辰進士嘗與沈壽民讀書茅山慨然慕范孟博李元禮之為人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小人之議君子多曰偽鑣曰偽而為善寧如誠而為惡乎逆案既定大鋮移住南京招徠匪類 言遠近以圖翻案諸名士出南都防亂之揭主之者鑣也當是時南都之走大鋮如市驟而消沮太宰鄭三俊主察其賢否多出于鑣故事先察日太宰發單于科道科道書其賢否上之太宰鑣之母党張氏明獨居官無善狀鑣不為隱三俊察之明獨當堂詰三俊據單不應下考三俊曰吾知子之不善何必單也明獨乃為肚單記以詰鑣鑣在獄而左兵東下左國棟沈士柱等皆與聞于揭避大鋮而客良玉故謂皆陽之甲實鑣

使之臣按南都之立百無一爲止爲大鋮殺一周鑣而已斯時亦有告大鋮者曰天下未定不知爲□爲賊公毋專以報復爲也大鋮曰鐘鳴漏盡吾時及時報復亦何計其爲□爲賊乎

縝祚字介公周延儒之未敗縝祚恭之及爲武德道北兵闌入又恭督撫玩寇致之大辟故爲時所忌

孽逆原任署正徐禹英希阮大鋮旨恭顧杲黄宗羲

南都防亂揭首杲次宗羲次左國棅次沈壽民次魏學濂學濂死于北變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國棅客于左營于是禹英恭杲宗羲下法司逮問左僉都御史鄒之麟杲之姻也遅之而北兵已下不竟其獄

北兵渡河入泗州
瓜州高營兵叛鄭鴻逵擊退之
庚午許定國導北兵至揚州
以黃斌卿為廣西總兵
常澄進封襄王潘氏封王妃暫寓江州
贈殉難勛臣朱純臣舒城王宗裕德梁國公
乙亥北兵入瓜州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孔希貴李成棟李本
春王之綱等皆投北入北營
王鐸掌應俊督師出鎮
丁丑補封于謙臨安伯世襲
北兵破揚州史可法知府任民育諸生高孝纘王之琇死之

北兵遂屠其城

可汝字道鄰祥符人戊辰進士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降將李世春說降可汝叱之又遣鄉約捧令旨至可汝使健丁投令旨并鄉約于水十七日豫王移書數通皆不發而焚之監軍高岐鳳總兵李棲鳳踰城出降可汝呼副將史得威以遺表遺書授之曰死葬我于高皇帝之側二十五日城陷自刎不死命得威刃之得威痛哭不敢仰視条將張友福擁可汝出小東門北兵至可汝大呼史可汝在此豫王猶欲降之可汝曰天朝大臣豈肯偷生作萬世罪人遂遇害

民育濟甯人握印坐堂上不屈而死

孝纘字申伯書其衣云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
致自磬先師位前
士琇設烈皇帝之位與其弟同縊
附錄何剛字愨人華亭人以職方司主事閣監閣部軍兵
潰被殺○錢應式女自縊劉乙然妻周氏與其女同縊其
死難而姓名可知者有江都縣令鄞周畏志字抑畏癸未
進士縣丞孝豐王志禘字研方諸生王纘字伯綿王績字
亞綿王續字叔綿李瀾字學海黎增字　脩魏應泰字泰
来熊亂明醫陳天拔字西朋興平伯都司程秀甫武生戴
之蕃又兵張有德船户徐其畫客陸榆字立梧西皇之孫民馮
應昌

五月壬午朔晉黃得功為靖國公

丁亥北兵渡江入京口

　居民施振褱妻見兵至挈其女投河

辛卯逆案袁弘勲猶上疏追理三案

甲午帝出奔

丁酉趙之龍等北迎北兵入南都刑部尚書高倬禮部儀制司郎中黃端伯欽天監博士　仲弓太學生吳可基諸生潘廩素武舉黃金璽死之

　倬號枝樓重慶忠州人乙丑進士先一日自縊

　端伯字元公江西進賢人戊辰進士北人籍朝官姓名端伯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與之乃被執見之內院端伯

背立不屈下于江寧獄中豫王欲降之不可起越三日謂之曰吾不強汝以官雜髮改衽則任汝所之也端伯曰我志已決不能易矣始命殺之端伯趺坐爲偈曰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奴拱立其側端伯揮之不去不肯卒同死

仲弓上海人自縊公署中

可基新安人衣白衣書絕命詞于上曰蹇遇逃君臣臨危猶保身甘心全節義恥服北方人縊死雞鳴山關壯繆祠已收其屍袖中有銀三兩題封買棺

顧懋江右人先一日自縊

金璽江甯人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愧爲

人臣而懷二心者自縊

附錄戸部主事吳嘉胤號方晶華亭人六月二十四日下令薙髮嘉胤命二僕捧冠帶至水末亭進拜方正學像自縊于樹一僕欲解之其一曰不如令吾主盡節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五月二十二日投武定橋下陳士達金陵人不肯薙髮投水死水師副總兵　全祿四川人同誠意侯劉孔炤入海風阻失隊爲北兵所截全祿以金帛繫妻沈之取玉帶自束或怪其倉卒腰玉金祿曰玉重不浮且朝廷名器不宜委之投水死揚江都司彭性述九江人五月十九日投水死侯指揮妹自縊死安慶巡撫都御史張亮左兵至安慶出走北兵執之于六合過黃河夜

半躍入水中

甲辰帝被執靖國公黄得功死之

得功以禦左兵調蕪湖帝幸其營北兵追帝而得功前鋒馬岱已降得功督兵前進岱斷浮橋士卒溺死者無算得功惶急過劉良佐船不知良佐亦降中箭不死遂自刎得功死而帝北狩至明年八月遇害隆武即位豫以質宗謚之得功贈泚水王

癸卯馬士英以太后至杭州

劉宗周曰士英亾國之罪不必言矣馬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扶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昔賈似道死于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可

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

溧陽諸生謝球建義

球字石玫温處兵備道鼎新之子也建義募兵歸者如市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為北兵所執使之輸貨球曰吾大明諸生豈以貨活至溧水殺之

附録溧水汪氏女年十四聞北兵至投石臼湖中

六月乙丱潞王監國于杭州

甲子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

劉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尚無足恃此等疏即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竑捶殺馬順而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

必俟旨隨發三跪必行其說而後已即宗社自此卯墟亦
可下見髙皇帝于九京于臣子分義亦浩然于天地間矣
北兵至杭州監國潞王率羣臣以降
左都御史劉宗周蘇松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
蓍潘集周卜年死節于浙東
宗周字啓東山陰人學者稱為念臺先生聞潞王降方進
食即命撤之越城降朝于祠堂出避郜外諸生秦祖軾上
書以袁閎文謝故事辭之答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
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則尚有望于中興南都之變主上
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
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之臣之義矣猶曰吾

越為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為死也若少需時日以待有叠山之徵聘而後死叠山封疆之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不死終有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尚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不決耳我又何戀乎今謂可以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係之辭曰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叠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宗周不食久渴甚飲茶一杯精神頓生曰此後勺水不入口矣宗周謂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

敢望聖賢哉求不為亂臣賊子而已矣或傳金華建義先生宜不死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學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閏六月初八日辛前後絕食者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

彪佳字虎子從宗周講學北人有徵書徵之彪佳拜家廟處分封于簏中夜半月黑分廟中之燭出照水濵端坐水中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

毓蓍字玄趾閒宗周餓未即死上書曰□官俱授吾輩非復大明赤黎亦矣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笑乃作致命篇手書數十紙漏下二鼓攜鐙獨出過揭之通衢赴水于柳橋下

集字子翔與其友劉世鵾約死相痛飲世鵾送集赴水其
後鵾客于清弁
卜年與集友亦赴水死
錢塘知縣顧咸建被殺
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癸未進士潞王之降咸建獨棄官而
走北撫追之及于吳江令其薙頭改冠咸建曰不仕以完
臣道不髡以完子道翊日殺之懸其頭于鼓樓一蠅莫集
行人陸培邵武同知王道焜死節于武林
培字鯤庭庚辰進士上書與其兄圻自縊○道焜字昭平
自縊
臨安知縣唐自彩被磔

自彰字西望四川人據青山自守被執見北撫直立不跪左右挽之終不可

瑞昌王建義

盧象觀字幼哲宜興人癸未進士北兵既渡象觀與王遇于湖上特王尚為宗室未有封號乃入于忠肅祠盟誓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兆君者嘗結其城中豪傑以待變象觀將攻南京使君兆為內應王亦從君兆入城已而象觀遣僧約君兆期日舉火乃僧之北相所告變北相戒嚴而自舉火以誑象觀象觀兵遂薄城下燒太平門北兵出騎蹂躪之象觀大敗走因族君兆家而王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半山稍收士卒出攻溧陽象觀中流矢尋卒

象觀死王不能軍而廣德人方明迎之

方明字開子以海中黛山屯田都司入浙中道而南都已陷明素與吳興豪傑相結乃還攻廣德破之軍聲頗振王既入明軍義師復多應之者于是破孝豐臨安甯國府甯國縣而開府于孝豐隆武皇帝冊封瑞昌王從事諸臣授官有次無何北帥張天祿由徽州出陷孝豐王兵散而明走浙東其明年明至長興有疑其為奸細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乃虎之小卒有曾事明者見明不覺屈膝始知為明斬之

潘文煥鎮江人嘗佐王王兵散匿于茅山王家庄民舍其部曲喜正之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雜治之正遂言王

所有司使其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近王家庄放炮欲以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遂見呼之于是裨將不敢隱王乃見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嚙指而罵曰吾等生死何所損益吾王一日未死人心一日未散天下大事乃為汝鼠子所壞奮臂斷縛而批其頰文煥之子哭曰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若老死牖下鄰里親戚而外誰知之者傳至金陵過葉家渡題詩壁間欲屈之不得被殺女不食死

附丹陽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以沙壺著名 金壇張景瀅景潮皆從王死義

北兵用大礮擊之城崩象美從他門出走士民追象美殺之復相固守至閏六月二十八日始陷北兵屠之

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節于嘉興

石麒字虞求聞南都失守即避之城外嘉興建義石麒猶不入城將破石麒曰吾當歸死城中二十五日入城遺華曰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邊燧旋揚鸞輿繼遜忝歲含生忍死赴召東銓自謂盡忠後皇即是仰
先報　先帝豈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于野未安王畿再破忍都會之摧壞傷士女之流殘精力銷亡既不能單騎傳呼使異邦之謝過年齒衰暮又不能肅清宮禁致宗社之奠安惟有決志殲身見危授命若得魂騎箕尾安問魄

滯溝壑塗下逮黃泉見父無懟于教育上游碧落覲帝不愧于栽成苟無迕于君親庶有詞于忠孝以吾郡完毀為此身存亡自磬而死僕祖敏李成從死

海甯舉周宗彝建義兵敗死之

宗彝字五重派錢光繡餉光繡引北兵殺之

附祝淵字開美癸酉舉人劉宗周之弟子也北兵至不食有難之曰子以草莽臣而死節無乃過乎淵曰吾以上書為世指名夫名之所在攘臂而呼爭之害之所在畏避首而避之此何異市井販夫之智也難者曰子不從北亦可逃之釋氏乎淵曰釋氏獨非胡乎舍彼而從此則牛羊何擇焉守志而死或曰特淵已病甚

總兵陳梧建義平湖兵敗走
附陳銘妻臧氏赴水死諸生林鴻妻沈氏投水髮浮北兵出之大罵而殺諸生孫鍔妻俞氏投水死諸生俞鐸妻為北兵所執嚙兵一指被殺
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下陳子龍下監軍道荊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舉人章簡徐孚遠總兵黃蜚吳志葵建義松江
初四日志葵以吳淞總兵官自海入江寨泖中過澱湖攻入蘇州而流河叅將魯之璵字瑟希者為其前鋒圍北兵于白墖寺塞門熱之北兵突圍死戰之璵以步抵騎不敵而死志葵復還泖會本徹蜚從無錫進太湖擁船千艘亦

至泖中猶龍等召募義兵千人各為戰守之備城守共近百日至八月鄉紳潛遁于北為其後自免之地人心遂離降將李成棟攻陷之猶龍待問簡吏部主事夏允彝華亭縣教諭睦明永舉人吳繩如傅毅之諸生胡名荃戴泓徐念祖夏完淳皆死而蜚志葵見獲北相殺之

猶龍字雲升丙辰進士

待問字存義我癸未進士城破危坐書室中被害

簡字次弓不屈死

允彝字彝仲丁丑進士自沈而死絕命詞云少受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矢死忠貞南都繼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子才蘊生願

言從之握手九京孰人孰無死不泯此心脩身俟死敬勵後人子完淳字存古亦死

明永字萬年丹徒陽人不肯薙髮八月初三日書絕命詞明倫堂曰明命其永萬祀河年生忝祖命死依聖賢遇害

念祖字無念故相階之後也闔室自焚

附陳君秀妻楊氏投河死蔣敔妻顏氏觸刃而死雲間女一未嫁投閣赴水一新嫁為北兵所掠罵不絕口而殺

蘇州少詹事徐汧諸生顧所建赴水死

汧字九一戊辰進士○所建字東吳題詩于壁投泮水中

金山衛叅將侯承祖守城不下城陷死之

承祖字懷玉與其子世祿守城八月二十日北兵破之世

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承祖被執降之不可曰吾祖宗為官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分内事也

附張烈女同母嫂匿于生壙中事覺兵北兵號于外曰出則免死否則刃將入焉母嫂皆出烈女受刃而死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建義于嘉定城破與其子玄演玄潔其友癸未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馬元調黃淵耀夏雲蛟唐昌全等皆死之

峒曾字豫瞻閏六月北設官至嘉定峒曾建義旗城守拒之北兵來攻亾失甚衆越三月而城中人有為北應者城遂陷峒曾時在城上士卒皆曰吾曹受公厚恩尚可衛公出走峒曾曰與城存亾義也已而赴水死玄演字幾道玄

潔字雲居從之峒曾曰吾死義也夫二子何為且有祖母在不可對曰有玄潔以奉祖母矣何忍吾父之獨死也語未畢有奴趍告曰賊至矣相抱而殁降將李成棟斬峒曾首懸之大掠公使別將守城嘉定有全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　自楚與棺入收其屍分斂聞有哭聲自外入者則全生負篋而至也

湻耀字蘊生城破避之西方菴問其從者曰侯公何若曰死矣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于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黃湻耀自裁城西僧舍其弟淵耀字偉恭者謂曰兄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顧口口之民也湻耀

縊于東澗耀縊于西
錫祚字介祉守南門奸民導敵自北門入㵎曾與錫祚登
陴而見之錫祚曰事急矣曷各自裁㵎曾曰然一辭家廟
行矣錫祚曰我無以返家爲也即別公此所解帶縊于城
樓㵎曾還視丹齋而公
用圓字知澗分守城門城陷赴水死二子從之
元調字巽甫婁堅之門人也當建義時年已七十矣與所
善諸生唐昌全字聖舉夏雲蛟字督霖助調兵食城破元
調死之相繼者十四人
兵科給事中時敏奉義陽王建義于常熟尋敗
附陳諸生項志寧不肯薙髮而死

崑山建義鄖陽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主之

附陳氏北兵掠之乘間刺殺北兵自刎

江陰建義閻典史主之

閻某不知何許人也為江陰典史北兵渡江棄官而隱江陰之野北官至下教薙髮胡服江陰人不奉教乃毆北官殺之共迎典史典史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于諸人者諸君其無以生死為計江陰人皆曰諾于是收城中粮物器食均用之離鄉聚皆發伏以待兩月之間北兵至者輒于境上豫王發其魚皮萬人餘人使降將劉良佐將之直薄城下良佐招降守陴者譟而詬之典史乃戶賦竹器盛木綿浸水夜半潛懸陴睨北兵用西洋砲擊城鉱彈纍纍入竹

器已而開門搏戰離鄉聚伏皆應之殺魚皮無存者豫王大怒自將以圍江陰典史曰江陰小邑也北兵乃圍我我何以逞聚江陰人而哭江陰人各率妻子其至督學署中閉而焚之火三日夜不息北兵疑不敢攻是時三面皆兵北兵截大江典史與其勇士暮津大江而去北兵入城空無人驚歎者久之或曰典史已死于亂兵

戚磐居城外為將角論功獨多城將破磐曰吾之所以戮力者為此城也當死城中以成吾志乃入城自縊

夏維新字爍爲癸酉舉人王華字人玉諸生城陷皆死

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為江陰訓導城破冠帶坐明倫堂抽七首自刎

徐趍字佩玉黄毓祺字介子聚兵竹塘以應城中城破北使故明淮安道劉景綽令之趍欲執見之長揖景綽曰汝諸生不當跪父母官耶趍曰我方□汝胡爲父母汝汝爲大明進士位至監司即郡守亦跪汝汝降而爲令且跪郡守是爲□亦不甚爲□矣尚欲與諸生爭體統乎景綽無以應下獄殺之

毓祺亡命海陵寓書其所善江小一者用故時主上所給官印識之而爲小一之客所得小一懼禍遂告變捕入獄將決其友鄧大臨告之期毓祺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

通城王建義于長興

王號清潮初洞庭山民夢洞庭樹旗上書清潮二字已而

王至皆以王之祥也故從者甚衆

葛麟字蒼生丹陽舉人八月二十八日從王戰北兵于湖中持長矛刺五六十人于水為北兵所目曰長而肥者麟也聚箭射之投水死金有鎰長興人以總兵舟破湖州兵敗死之

進士吳易建義于太湖

易字日生聚壯士數千人退居湖中乘間出殺北兵道路為梗北兵大舉入湖易先令士卒之善舟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北兵掠民船千餘即湖畔捕人操之義兵遂盡操北人之舟鼓棹而出至中流盡棄棹而入水鑿沈其船北兵殲焉浙直震動主上以兵部侍郎命之封長興伯八月二

十一日北兵又大舉破其營而同事諸生沈自駉自炳吳福之皆死之舉人孫兆奎執至金陵其明年易潛至嘉善有輸情于北者遂為所得

自駉字君牧自炳字君晦吳江人初其兄自徵任俠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于泖湖徵死而變作駉炳乃收其船以聚兵故易得因之而起

福之字公祐武進人父鍾嶽後死舟山之難

兆奎字君昌吳江人被執見北相洪承疇而問曰先帝特有洪承疇者死于節矣今汝亦名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莫問其為一人兩人只做汝一人事耳斬之

文來字應符故相震孟之子也陰與易通為人告變題詩

五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
月灘頭予白雲遂見害
左僉都御史金聲建義于徽州
聲字正希崇禎元年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明年十月北兵
闌入大安口薄都城上憂甚聲以被知遇乃薦其所知僧
申甫為將上改即改聲御史監其軍倉卒無兵可用申甫
召募長安中人得數千將之復古車政之法陣于蘆溝橋
北兵乃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急不得轉為北兵斬馘畧盡
申甫死而聲詘歸田里馬士英調黔兵至鳳陽扗道掠新
安聲與其郡推官吳翔鳳率鄉勇截之界上士英與聲相
訐天子直聲復翰林未之官而北都陷弘光即位起僉都

御史不就至是起義北兵丑攻之五月不下降將張天祿從間道襲破之執聲至南都聲門士江天一字文石者追聲及之途聲曰此何與汝事而來乎曰天一可同公建義獨不可死同公死乎當是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其徒峩冠大帶而入道路聚觀北相欲降聲遣人私語天一曰呼先生千秋在此刻也聲曰諾牽清水塘將斬之聲謂行刑者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于是撚鬚仰面飲刃而歿天一亦被殺而聲邑人王世德乃自刎一時死聲之傍者六七人知姓名者二人而已隆武皇帝贈聲禮部尚書天一兵部主事

指揮汪秋漢余公讚守嶺南北兵至自刎

中軍程士皮諸生項千里武舉洪二魁皆被獲而殺許伯
字伯輔陣亡推官温璜字寶忠烏程人自刎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募一旅以應聲兵潰逃婺源山中
邑捕得之將戮于市應箕不可曰吾血不當染落塵中已
至松下應箕曰此吾畢命之所有卒擬刃向之叱曰吾頭
豈可汝斷一裨將頗敬應箕應箕拱手謂之曰以此勞公
附馮豈嘉字六禮壬午舉人方國煥字孔文薙髮命下嘉
爲絕命詞國煥賦詩皆縊死
山東巡撫丘祖德同教錢孝廉舉義于甯國
祖德字令修成都人起家甯國推官及爲巡撫賊至而逃
至是建義尋敗被磔

麻三衡字孟旋宣城諸生起兵來華陽山以應祖德被執至金陵賦詩云吳越連沙漠天人不可留擔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事不酬西風吹宛句斷送五湖秋殺于通濟門外隆武即位贈國子監博士

涇縣建義被屠

趙初浣字雪度諸生以建義被殺

鹽城諸生司石磐起義

石盤同鄞都司起義兵敗執之淮安北撫命之跪不屈仆之鄞都司欲脫石磐曰此故諸生吾刼之為書記耳石磐曰公何大呼曰公何言之謬也吾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臨大刑大罵而死

附六合諸生鴻純仁字朴公年十八不肯薙髮閏六月二十三日函書付其妹曰吾三日不歸以此白之父母袖大石投浮橋水中發菌得銘曰朝華而冠夕顚而髡與喪乃心寧死乃身明　處士朴公純仁金壇木工湯士鰲薙頭將及哭祭祖考投水死山東兵部主事王若之不剃頭被獲強之剃不可曰留此髮以見先帝耳戮之邳州太學生王台輔大會親友永訣乘牛車出郡之相山墳所自縊無錫副總兵何以培六月二十日以不受官見殺

臣子所當言劉語塞而已令薙髮曰棄其生平雖生何用
殺之三忠祠前明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秋七月庚戌朔
江西巡撫犢岹迎降萬安知縣梁于涘不下
金聲桓即旣降即為北徇地駐于九江岹患之然不知為

聲桓以為金之後也有脅吏部國本者以侵糧繫獄自言為之後舊役可以招之昭具金幣遣國本往至則始知為聲桓也國本即以金帛迎降聲桓遣使國本還盛稱金兵不可敵昭大懼歎其來使國本出而採惑衆心定迎降之策昭亡走吉安而江省遂為聲桓所有

于渼字谷菴江都人癸未進士罷邑皆下于渼獨嬰城固守援絶不支被執下南昌獄五十三日作絶命詞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自縊而死

東浙閩中建義雖俱在閏六月而此不載者以事屬監國隆武兩實錄也此外所載亦有所命者然皆逆命之非刑賞所加也

弘光實錄鈔卷四終

右宏光實錄鈔四卷附大臣月表一名宏光實錄又名宏光紀年明黄宗羲撰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御史尊素子魯王監國紹興授兵部主事從亡海外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學者稱梨洲先生事蹟詳　國史儒林傳是書紀南都一朝事大致與顧苓金陵野鈔相出入而不及李清南渡錄顧炎武聖安本紀之詳備其中如許定國降我　朝封甯南王福王北去唐王豫以質宗謚之闕典史偕勇士泝大江而去各條尤為失考然據卷首自序蓋以邸抄為藍本故事多信而有徵以視僅據傳聞佐以附會者終不可同年而語宗羲另有行朝錄載唐桂魯三王始末合之此書而殘明之事略具矣此本從丁松生大令丙所藏武林瞿穎山良清吟閣舊鈔傳

錄原本但題古藏室史臣不署名氏殆當時尚有所嫌諱不敢顯著其名今旁證他書爲之補題卷四舊闕一蘶俟覓他本補之

光緒三年七月既望大興傅以禮節子識于三山寓邸之花延年室